

University Review

大學評論

第四期



第一卷

短評
—— 曠望華萊士 為致生說句話

△時論▽

老百姓要和平

首都六教授對和平問題的意見

我的答覆

針對現實

●教育學術●

我國高等教育何以不能

負担學術研究的任務

西遊錄全文

上 (珍藏文獻)

校學

信

處務教

★各地通訊★

美國第三黨運動與華萊士競選

從立法院看民主

吳市長與交大

從邊校改制問題

論政府邊疆政策的錯誤

藝文

談詩

幽會

懷駱賓基

學府——首都教授月夜郊遊記
新聞——媽球為何而戰？

胡林

倪青原等

劉不同

金馬客

袁伯樵

(華府通訊)

(南京通訊)

(交大通訊)

(邊校通訊)

宗白華

溶池

瑚璉

每份售洋五元

(每星期六期星逢) 日一十三月七年七十三

短評

爲考生說句話

要考學生普通，無論其人力物力的負担，教育可能設法減輕其負担，如報名，不必要致生在烈日炎天下去，一字長蛇陣，儘可用通信方法報名。各校應多設考場，而臨時在地方試行的聯合招生，尤值得重新推行。

考試時，不許學生住校內的閉關主義，防學生如防匪歌歌，好像這幾天真神聖的寺院們都是所謂「新道」或「職業學生」似的。這是故意爲難考生，真是沒有把考生當人看。除住的問題外，吃和行的問題也應當替他們想想辦法，學校當局把考生視爲路人，甚至視爲仇人是絕不妥當的。

就業問題

「找不到事是正當，找不到事是例外」，這是今年某大學畢業生的口頭語。口頭語是這樣說，事實上大家也都不開學校。畢業就是失業，到今天是百分之百的兌現！——就業之所以成爲問題，大學畢業生之所以沒有出路，根本的原因，自然是教育與社會的脫節，而促成這脫節的原因，不用說就是當前的政治了。實業凋敝，工廠閉門，惡性的經濟循環，扼殺了所有的謀生的機會，剩下來所謂「業」，是集中在城市的公文簿與學校。剩少數多業，人浮於事，這已表示出就業問題的嚴重。何況這種「教育」與「教育」的職業，又是出自私門，講關係，拉裙帶，力竭聲嘶，機能能補得上。而且出私門，講關係，拉裙帶者，又是敬候待哺的百千萬個失業人中的絕少數，無怪他們要認爲「例外」了。

「找不到事是正當，找不到事是例外」，這是今年某大學畢業生的口頭語。口頭語是這樣說，事實上大家也都不開學校。畢業就是失業，到今天是百分之百的兌現！——就業之所以成爲問題，大學畢業生之所以沒有出路，根本的原因，自然是教育與社會的脫節，而促成這脫節的原因，不用說就是當前的政治了。實業凋敝，工廠閉門，惡性的經濟循環，扼殺了所有的謀生的機會，剩下來所謂「業」，是集中在城市的公文簿與學校。剩少數多業，人浮於事，這已表示出就業問題的嚴重。何況這種「教育」與「教育」的職業，又是出自私門，講關係，拉裙帶，力竭聲嘶，機能能補得上。而且出私門，講關係，拉裙帶者，又是敬候待哺的百千萬個失業人中的絕少數，無怪他們要認爲「例外」了。

其或有大人先生，大獲富貴，偶然想到了，便很堂皇的說道：「文化應當下鄉呀！青年不當住在城裏。」他們卻不知道現在的所謂鄉，是什麼狀態；有幾地方不說了，政府控制的區域，無處不是爲征糧，征丁，防禦等戰時氣氛所籠罩，有錢的逃之夭夭，無錢的餓死溝壑，剩下來的是一堆破爛地，洪水橫流，黑地無天，試問那一件事業是有規律的，文化能然下鄉，又怎樣生根？青年人出城之後，又有什麼可幹？

整個社會經濟的破壞與崩潰，使大家無所歸，這就成爲問題的來源。而其結果的，即是提出學校教育的青年，事之不平，莫此爲甚，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它還在繼續發展着！

囑望華萊士

美國華萊士新組成的第三黨，於七月廿三日晚在費城正式成立，定名爲「進步黨」，是日有來自美國四十八州的代表三千餘人，盧克定時，會中推定華萊士和泰勒參加美國下屆總統和副總統的競選。

美國這一新興勢力的發展，對美國國內政治和世界和平均將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對於這一新興勢力，願寄以極大的希望！

北美這個資源豐富的國家，經過長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國內形成獨占資本，勞資對立。獨占資本過度膨脹的結果，必然發生經濟恐慌一九三三年隨着世界經濟不景氣，美國發生經濟恐慌，工人失業，工廠閉門。幸而羅斯福總統採取進步的政綱，以新政相號召，限制資本家的活動，注重平民的福利，這一舉措，挽救了美國經濟恐慌，而使美國有再度的繁榮。羅斯福死後，美國國內政治上反動的繁榮道路，新政時代的人物一個個被排出自官，華萊士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繼承羅斯福的社會門向美國獨占資本家逐漸低頭，而代表美國獨占資本家的共和黨勢力日益強大，美國政治趨於走向保守反動的道路。

獨占資本極度發展的另一步路，便是向世界尋求市場，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以維持國內獨占的繁榮。今日世界國際不安，

大學評論 周刊

連星期六出版

(原名大學週報)

第一卷 第四期

卅七年七月卅一日出版

發行者：大學評論社

代理人：劉不同

社長：倪青原

通訊處：南京（九）一〇二二三號信箱

印刷者：文藝印刷廠

地址：南京中山東路二號四十一號

電話：三二二六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上海總經理：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福州路三八四號

本刊徵求各地經銷辦法

- (一) 本刊於各大城市設經銷處一處
- (二) 凡委託經銷者請向本社接洽
- (三) 本刊經銷處以各大城市書店業者爲限
- (四) 經銷處應向本社請領先寄發之經銷手續
- (五) 計費一本刊每冊定價六角七分
- (六) 付本刊之價金請即速向本館出之
- (七) 如拖欠則本館仍不結賬者本刊特停止其經銷

郵費由經銷人負擔

本刊宗旨

本刊本進步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不即中國大多數勞苦人民的立場，持客觀、理性、批判的態度，發為公正言論，以促進中國經濟平等及政治民主為宗旨。



徵稿簡約

一、凡有關於時論、學術、文藝、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二、文字均代表作者之個人意見，不問本報是否刊登，均不退還。
三、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四、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五、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六、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七、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八、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九、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十、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老百姓要和平！

胡林

世界上沒有打不完的戰爭，老百姓這得繼續活下去！目前進行着的全面性的內戰，已經打了兩年多了，已經把整個國家打成了一片焦土，把所有的城鎮變成廢墟，把所有的道路橋樑燒燬，所有的工廠都閉了，所有的田園都荒蕪了，所有的耕牛同家畜都被殺光了！全國善良人民被關於死亡飢餓之途，壯者逃之四方，老弱轉死溝壑，襁褓嬰兒死於砲火中者更不知凡幾！這般戰爭的程度，已經超過中國任何一次對外的戰爭！

今天，除開了少數生活於特種利益者外，所有全國善良的老百姓，包括所有的難民，學生，士兵，工農，公教人員，工商界，文化界，無一不遭受生存上的空前壓迫，無一不在水深火熱中痛苦掙扎，而這些都是內戰加於我們的迫害！為了爭取生存，為了活命，我們要求立即停止戰爭，爭取和平！

我們深知，在國共雙方今日正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我們來喊和平，是兩方面都不曾討好的。但是，我們要替老百姓說話，我們要爭生存，這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誰也不能阻止，就在兩面不討好的情形之下，我們也要呼喊和平！我們是老百姓，我們要活命，我們不需要向誰討好！

自從政協會議破裂以後，國共雙方悍然不顧，發動全面性的內戰，一方美其名曰「戡亂」，一方指斥敵毀滅，美其名曰「革命」，當時就完全背離全國人民公意的！那時曾有人呼籲和平，但是不久這種聲音逐漸微弱下去了！現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我們必須站起來，爭取生存，爭取和平！

為什麼要打內戰？在國民黨說這戰爭是保衛國權，在共產黨說這是爭奪國民黨既得利益集團的命。如果戰爭這樣長期不結束，今天全國人民都死光了，還有什麼國權？共產黨沒有革命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命，而先全全國善良老百姓的命，那老百姓要什麼？兩黨就該替老百姓做什麼？現在我們告訴國民黨：老百姓要的就是活命，就是和平。

如果國共兩黨所標榜的主義來說，目前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共產黨最近標榜新民主主義，承認多黨的民主政治，停止過激的清算鬥爭，保留國庫財產，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國民黨也承認了什麼人的差異，而目前一般人所標榜的孫逸仙先生的民生主義，在主要內容上與上述內容有共同性。從理論上說，我黨所標榜的民生主義，與國民黨所標榜的民生主義，在理論上都是近似的。如果理論上接近，那就不必再爭執了，仍要回到人民的要求！

所以，今天在經濟平等，政治民主和民族獨立等三大原則的基礎上，國共兩黨應該合作。政治民主是承認多黨制，而承認多黨制，就是承認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平等。民族獨立，是要求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民族上的平等。經濟平等，是要求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經濟上的平等。這三大原則，是全國人民所一致要求的，也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所不能不承認的。

至於和平的問題，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內部真正忠於人民忠於主義的開明進步份子來發起這個和平運動，尤其希望全國反對戰爭，要求生存，要求和平的人民團結起來，形成一個和平的巨大力量，促使他們和平，甚至強迫他們和平！

世界上沒有打不完的戰爭，何況這是一國民族內部的自相殘殺！何況這只是兩個集團完全違反全國人民公意的戰爭！二年多來，破壞之烈，死傷之慘，所加於全國人民之深，已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全國人民所受的痛苦，已經到了！到現在已經到了可以「一和」，甚至是非「一和」不可的時候了！

今天，要「一和」就得「一和」，我們代表全國老百姓發出這個呼聲，要求活命！要求和平！凡是贊同我們這個要求的善良的同胞，讓我們大家站在一起，共同努力！

今天，要「一和」就得「一和」，我們代表全國老百姓發出這個呼聲，要求活命！要求和平！凡是贊同我們這個要求的善良的同胞，讓我們大家站在一起，共同努力！

南京六教授對和平問題的意見

(本社座談紀錄)

倪青原

從政治失敗以後，一般人都說和平但是戰爭實在打不下去了，所以我們覺得非談不可。抗戰以後連續的戰亂所以不反對的原因，就是讓他們多吃些苦頭，自己去覺悟，自動的放下武器，寬求和平。可是到現在這種想法已幻滅了！就目前的言，他們也清談不！最近漸漸傳出，物價立時下跌，這可證明人民渴望和平。大事評論是代表人民說話的。所以我們應當主張和平以符合人民的願望。有人認為目前談和平，對國民黨不利，可能受到打擊。其實這是短見。目前處境各方（實力派在內）正在進行和談。故和談是極可能成爲事實的，關於和平問題，我們今後不僅要談理論，而且要研究如何實現的具體辦法，使它明朗化，讓國人來注意這一問題，以便達到和談的目的。

吳其玉

今天大家已都談過了，而且短時間還看不出最後的分曉，還原回復複雜，國共兩方的理論，根本不同，其手段，人生觀哲學觀，各是一套，根本是個東西，加以武力解決，不是辦法。歐洲歷史上的百年戰爭，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因爲宗教和思想信仰都是自自的，根本存在相當牢固，絕對不可能以武力解決。人類歷史上的經驗必是以武力去解決非武力所能解決的問題，而民主就是以一黨派代替武力解決問題。關於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事實（朝代的更替即是）但那時却無思想問題存在，而就是個組織的更替問題，今天情形不同，（不然我們儘可找個一下），一方面我們去國難去的經驗，同時更要求清今天中央的國難及國民黨的腐化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如果不用民主方式求得解決，對中國人民是沒有好處的。

今天談論正是時候，因爲兩方實力均尚無一方壓倒另一方的姿態，所以我們主張先把槍放下，關於人事，制度等問題，以後可以用來解決，就是存在任何困難，一切問題應以民主解決，故我們切實保障人民

投票的自由。

倪青原

武力不能解決思想問題這一個觀點是極正確的。

伍繩武

國共鬥爭不完全是思想問題？二者皆未照思想行事，國民黨專爲少數人謀利益，中共也打折扣，如認爲他們在從事思想鬥爭，未免太看得起他們。中國只有黨而沒有政黨，政黨的意識何等重大，但他們爭取的却是部族，軍隊等自私自利問題，我可以說今日內戰與帝王戰爭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雖然我主觀的期望和平但客觀看來是不可說的，因爲各有武力，各希望打勝，獨占政權。政權後也有中間勢力，但終未發生作用。說起來，中國人民的力量太可憐，他們只希望戰爭早日結束便滿足了。目前爲避免戰爭的苦痛，我們應尋求一個比較爲中國所需要的黨，幫助其早日結束戰爭實現和平——這則這樣的和平也是痛心的。

張浩淵

中國鄉村都市，都供困難，戰爭如仍存在，則一切無辦法，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個方式，一個就是一方快倒，另一個就是兩方放下武器。

中國今日任何八人，少人外無不認爲份子或非知份子同鄉的困難於困境，故今日的問題是個經濟問題，老百姓與政府大家都在想辦法，譬如兩黨不願政府命令流連不決，也就是一百性自己想辦法的一例，政府方面，也有不少經濟改革方案，但因爲戰爭存在，大則提議不解決，一切都沒有辦法，故今天的問題，是如何讓戰爭狀態停止，停止的方式不外兩種，一種是一方面快倒，一種就是兩方面不再打下去，如第一條路走不通，只有採第二種辦法。中國今日的問題，如果戰爭結束，也容易解決，六月一日泰晤士報社論說得好，中國只要有一年的豐收和安定，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於是可見戰爭實在是最惡劣！

整個中國都是問題我們今天要解決問題，不妨先首地的辦法，甘地在英國統治之下，可以用組織對付組織，用組織可以把各黨派團圓地，慢慢地傳播開來，

我們應該仿效，第一步在合法範圍內形成力量，消滅的不直接間接使戰爭繼續存在。

實際上我們今天的工作，無形的是在幫助戰爭。戰爭繼續下去，這種繼續進行，原諒可以成功。

高翠白

思想是創造文化的，組織是領導力量的，今日兩個政黨完全是欺騙利用，今日被利用的完全是農民，但知份子無形中也被利用，我們只知道國民黨腐化，共產黨如何，我們沒法知道，只是聽說它有太多缺點。如不擇是非，幫助一邊，是不對的，是危險的，今日兩方面都在宣傳，人民因之無法判斷，否則他們的仗會打不下去，我們把是非分明，便可以領導起這力量，譬如我們對蔣先生不滿，但對黨法也會贊以希望，不過黨法第一條加上主義字樣就是不對的，其次，和談如果弄得不好的，兩方不討好，一旦他們任何一方，有了絕對力量都要打你，故爲避免加「罪名」，我們應加研究，今日學生反美抗日，正好引導這力量，培養成爲民主勢力，發展思想領導的運動，才可以領導起來使大家有所遵循，有所依歸。

吳其玉

剛才一段假設兩方有理想（從學理說）。從實際說，國共都不是真的，威爾斯大學教授卡爾曾有一書對和平政策大加辯護，一位批評者說得極對，理想與存在一定思想與事實是兩回事，比如中古時期基督教的盛行使是政治力量的影響。因爲是常情信仰的關係任何一個理論的實行都供矛盾，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理想，但如矛盾太多也不能實現，故必須保持相當平衡。今人的國共都是熱心面多於光明面，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也就希望兩方面都光明面實無所減少，就是說國民黨北極化而趨減少，中共把農民減少，則和談有前途，使對國家有補益。

劉不同

爲什麼我們不能談和談？今天事實會讓我們，這種慘痛的鬥爭下去，將來的失敗不是兩方的戰鬥關係，而

是中國的農民將來的勝利不屬於中國任何人，而是屬於外國的軍火商。

從思想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在沒有區別，假使戰爭是為民生主義而戰，已失其意義，如為爭奪過日子，為種種爭奪而戰，則中國人所希望的天平，實非南方作戰，而是北方南方的農民互相殺戮，把中國僅有的生力破壞了。任何方面的政權，亦無法在實際中，建立新的樂園，彼時則誰也不能打勝誰，

我的答覆

劉不同

近來許多人，直接或間接地問了我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因我一篇關於批評蔣先生談話而發生。更有一些人目我此舉為「狂妄」，為「大逆不道」，和平地警告我。我覺得有公開答覆的必要。

(一) 一個國民黨黨員公開批評其領袖是否是「不敬」或「叛逆」的行為？

我認爲一個民主黨領袖是全體黨員對外的代表人，是執行全體黨員意志的公僕，不是黨員「君」或「師」。民主黨領袖是由全體黨員共同選出的，他與其他黨員一樣，既不是神，也不是特別超凡的人物。一個人不會沒有錯誤的行為，這種錯誤的行為就是善意的勸導，也得接受人批評。人類的生活史告訴我們，一個人不能勇敢地接受人批評，這個人永不會成爲時勢的英雄而有所成就。我們看自己認爲非常的人物，有了錯誤，而不肯去批評糾正，任其向錯誤途徑演變，這不但不能於你所屬的政黨，而且不忠於自己。久之你自己成爲一個投機虛偽的份子。一個政黨的組成份子皆是些陽奉陰違，狡詐的虛偽份子，這個政黨必流於腐化、墮落、苟安、無能、終則悲劇式的毀滅。我是根據這個原則而批評蔣先生的，我所說的話，早已爲人所說過。不過他們是偷偷說，而我是公開地說罷了。假定這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我認爲「大逆不道」，而他們則是卑鄙無恥。

國民黨應當向民主政黨的途徑演變。過去獨裁制度的試驗，已經把黨變成少數人謀利益的工具，既得利達者的保衛組織，革命的對象。凡是忠於國民黨者對此種現象未有不痛心疾首思有以糾正之。我認爲糾正的方法惟有激進民主化。黨內一切平等，不能有大批小黨員之分，在野黨員在朝黨員之別。大家的地位平等，誰也可批評誰。「不敬」或「叛逆」，在民主政黨的字典中是沒有的。我很奇怪現在有些人，一方面喊民主，一方面又講盲目地絕對服從。

彼應想法解決。一般都承認此次戰爭受國際支配是悲劇(軍火商)。如黨分子在中國人民最苦的時候應呼籲雙方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但我不要成請任何外國人作調人，自己的事，自己應當解決。關於解決方式，當向雙方呼籲，今天不必討論其戰費，則將增加戰事解決困難，建議向雙方用教授名義站名人民立場去面談和談，因爲雙方人民都是厭戰的，

壯丁都是被強迫的。這種作法對老百姓是有好處的。現在反對談和談的先生們，都是住在安全地帶，擁護蔣，住大屋，吃雞魚飯，談談演演的先生們，關於戰爭的痛苦他們是一點也感覺不到，他們教農民去打仗，還要農民的錢，供給他們舒服的生活，我以爲這種事情如非戰爭不能解決，最好請雙方主戰的先生們，找一個適宜的後野，讓他們痛痛快快打一下。

(二) 一個國民黨黨員批評其他各級負責人，是否先要離開黨？

這種嚴重人格的態度，或許是內心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自己的良知既爲私欲所蔽而有了矛盾行爲，那又何必勉強其他有良知者來幫助調解呢？

一位六屆當選的中央委員向我建議：「你既然指責我們貪污、腐化、墮落、反革命，你就當先退出黨。」他這個意見，我相信有很多人持同樣。不過我認爲這是自「我」的觀念。一個黨員是屬於全體黨員的，不是屬於某個人或某集團的。社會科學大辭書說：「一個黨員，廣義的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所結合的團體」；「派系是一個爲某些人或某種政治企圖而工作的結合集團。派系是黨內的小組織，或是黨內小組織」。我認爲這個解釋是正確的。黨內各級負責人是執行黨員團體的意志——決議案——的工作人員，又可以說他們是黨的公僕。黨的主體是黨員而不是公僕。這樣黨員來批評或譴責黨的負責人，爲什麼先要離開黨呢？老實地說，國民黨不是中央委員的國民黨；國民黨員不是中央委員的徒弟。一個黨員有反對，批評，或譴責其所選出來的公僕的權利與義務。當然，假定國民黨自選是個相當的自私自私集團，而全體黨員是徒弟。一個徒弟根據封建關係的道德原則，似乎不能反對，批評或譴責其老師。不過國民黨是個三民主義的政黨，而不是個自私自私的幫會。這樣，我爲什麼在批評、反對、譴責中央委員之先，要離開國民黨呢？

(三) 一個立法委員可否批評總統

總統是人民的公僕，這是世界政治學者所公認的理論；職員是人民的代表

，也就是主人的代表。主人爲什麼不可批評僕人呢？美國的歷任總統，那一個沒受過人家的批評，攻擊，反對？是的，英皇未受任何人的批評過，但是我們要知道英國的政府是徹底的內閣制，而英皇不負一點實際責任，當然不會有人去指責他。可是近來也有人公開地批評他了。威爾斯就曾經指責英皇在第二次大戰中有所懷疑。日本的天皇，日本人是不能批評天皇的。假定有人批評或指責，便認爲是「狂妄」與「叛道」。可是我們要知道大戰前日本是個獨裁政治制度的國家，天皇爲公認的「神」，所以不允許人批評。可是現在則不然了，誰也可以批評天皇。批評天皇不是一個犯法的行爲。我們的立法委員猶如各國的代議士而我們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這樣各國的代議士所有的權利，我們的立法委員也應當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也就是有權批評總統。

(四) 我是否要組黨？我是否要潛去香港？

我爲信仰三民主義於少年時即加入了國民黨。我在黨內有悠久的歷史，在

針對現實

金馬客

到了現在的階段，中國國家社會，無論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種種方面來看，都已到了崩潰解體的地步。凡是中國人而非特殊階級，而非麻木不仁者，都不會再來稱現政府腐化無能作辯護，對其抄襲的共產黨同情，而感覺到爲個人，爲人民，都有急進從事救亡自救運動之必要。然而由平日的接觸，我們發現有一個共同弱點，就是救亡自救，大家雖同具此心，但稍一深入，便感不着邊際。把救亡的救亡自救運動，披上一層玄而又玄的理論的迷霧。許多人不着現實，不針對現實，而想閉起門來，先發出一個理論大綱與方案，在紙面上既使其完整無缺，又要精深宏博，要從理論上指出馬列主義的錯誤，又要具備社會主義之長。顯然的這種工作並非一些烏合之衆短時間內所能爲力。不能有紙面上以理論與方案，大家便覺得空虛，無着落，不知從何處着手，不知如何做法，甚而至於彼此在問到應做什麼，這樣便愈增加了苦悶。這種忘記現實，不顧現實，憑空閉門造車的心理與作風，是中國社會沒落崩潰的可悲現象。這種病態不予剷除，救亡自救運動是一句空話。

十年前我讀英國經濟學家陶尼(R.H.Tawney)的書，叫Inquisitive Society，開端的一個比喻，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說英國人是不善講理論設計的民族，所以英國人的特性是造一條馬路，發現有缺點時，再隨時修改，但不善於空想式的在紙面上懸擬藍圖。著者的話有深苦的意思在內，可是對於一個現代時代的中國人說來，大可啓迪。我們知道，注重實際是英國人特性之一。事先設計，作紙片上的圖樣，未嘗不重要，可是設計之是否合用，則非經實際考驗不能知之。英國有一句話是：餅的好壞，須要嚐，不嚐不知道。我以爲這一點最足

這悠久的歷史中我敢信我的言行從未背叛過我的信仰。二十年的寶貴歲月，熱烈情感，都爲了這信仰而犧牲。然而，我在人聲息，萬籟寂，凄清深夜中，追憶這犧牲的收穫，除却了一本三民主義和一大堆決議案，我是一無所得。我發現我的美國領袖以凶惡態，舉高理想以欺騙我。因此我痛恨國民黨精神領袖，痛恨結果，我憤憤，我批評，甚而我列舉事實來控訴。這都是我愛國，我尊重信仰的感傷，澎湃到最高點的表现。我再不能在他們欺騙之下過生活，然而我的信仰依舊堅強，同時我又知道黨內黨外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這些志同道合者能脫離派系的糾絆，團結起來打倒中國革命的假領袖工作。因此我現在尚未考慮另組黨這一問題。

我是中國人，中國是我的。我未有叛變中國的言行，我未有一點犯法的行爲，我的言行都是憲法上許可的，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脅，我爲什麼要潛去香港？這是我的答覆。

以針砭中國現代知識階級以及一般人的通病。今天中國人的問題，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歸根結底是一個生活問題。生活問題離不開現實。拋開現實，生活便只是在神話中去尋求。生活的內容是現實，英國政治社會的長遠不斷的進步，我以爲主要的原由就是英國人，尤其有知識的人，時時在現實生活中，針對現實，時時體驗而時時予以修改。如果政治是一條大路，他們便是一面體驗行路的實際經驗而時時本腳踏實地而作修正的工程師。這種精神很寶貴，很值得我們仿效，雖然這是在平凡不過的一件事。

中國現在有一部分特殊階級，他們不納稅，不當兵，生活越過法律，越過現實，所以現實的歷史對於他們不起作用。而大多數的人民都已被現實的壓力壓得不能生存。擺在眼前的問題是成其體不過，每人都身受到，無時無地不感覺到，如果我們不麻木，便非立即從實際腳踏實地做起不可。我們不能再空想關論，離開廣大民衆，離開自己的環境，盲目於現實生活而空想繪製藍圖，設計空中樓閣的方案的工作。

有人對於中國知識階級的這種現象很悲觀，以爲這是我們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之遺因。我以爲不然。遠者不論，即就近年史而言，真正的中國知識階級是很實際的，很用心，針對現實，時時作解決問題的工夫的。一百年前，中西發生接觸時期，一個受過洋中國教育的人——林則徐，就有這種腳踏實地作切實工作的精神。我們今天看到的海國圖志，輯於魏源之手。但這本關於「夷務」的書，事實上是林則徐爲了面臨「夷人」問題的現實需要，而要求懂夷情，悉心搜求譯譯，乃有此空前巨著。林則徐之苦心搜求，並非由於功名之

念，而是針對當時現實，決心要把問題弄個明白，因而作對症下藥的工作。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的知識階級仍發揮這種精神，曾文正是一個，從曾文正手裏出來的幾個人也都如此。中國第一個出使英國的欽差大臣郭松藩，便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郭不通英文，然而我們就郭所留下的劄記文章，知道他深通英情。文字語言的障礙並不能阻止他對英國政治社會的透視。這種個個例子都足以說明中國過去知識階級對於現實問題，能澈底求是，肯作實際工夫。到了現在，中國知識階級這種精神不容易看見了。我們當前的現實環境是如此，我們個人，國家的危急是如此，然而我們都不能站在現實脚步上，能對現實作自

救救亡的工作。問題是我們自己的，身當其衝者是我們自己，可是我們却有一種隔閡而觀現實的態度，甚至一說自危，非學他人成法不可。鬧到不抄襲便苦於其從者，無從做起。這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悲哀。

我們在現在環境中，問題明明白白的擺在我們面前，這樣的現實中，有條理的理論，只要我們去做，便不難察測無物。我們不必先閉起門來，比較別人的成敗，理論，不必盲目抄襲，不必硬學費邊主義，窮之乎不必盲從共產主義一樣。今日我們需要自己修築出一條道路來！

我國高等教育何以不能

負擔學術研究的任務

袁伯樵

高等教育的任務甚多，但學術研究，不能不認為其最主要者。證之史實，多不勝舉。詹姆士的哲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皆出之於學府的研究室；居利夫人之發明鐳，以及今日英美專家之研究原子能，無一不離學府的。最近由美國傳來的新聞，加利福尼亞大學不是正從事拆移五千噸重的舊原子能儀器，而為之世界上最大、最完全、和最新的原子能儀器嗎？足見人家即以最新科學子能的研究，仍然是不脫離學府的。反觀我國，高等教育之創辦，已歷有五十年的歷史，無論任何事業，既經五十年的經營，應有成績可以表現，可是我國的高等教育在五十年的漫長的過程中，除「五四」運動中的所謂新思想運動，確是由學府中跳出來的以外，我們再想不起還有什麼是由學府中出來的，當然今日學術研究之在我國，正像沙漠中的草一般的希罕，可是希罕之原因，正因為負擔高等教育的學府，不能負擔學術研究的任務。這種事實之造成，其原因為何？作者就管見所及，提供意見如下：

一、設備簡陋 本匠沒有工具。前不能建築房屋，農夫沒有工具而不能耕田，何況在學府裏的教授呢？沒有充分的圖書儀器設備，能做學術研究工作嗎？若是可以的話，真是巧婦可為無米之炊了。以我國學府的一般情況論，在戰前祇有足供教學的圖書儀器實驗室，可資學術研究的可謂一處都沒有，到了戰後，不要說研究，連可供教學的圖書儀器都成爲鳳毛麟角了。私立學校的經費多來自社會與學生，在今日經濟日漸潰爛的狀況下，當然不會有錢來添置圖書儀器。那末公立學校呢？政府所給予的，祇有吃飽的錢（並且祇有轉緊喉嚨與肚子的飯錢），至於圖書儀器設備，祇以國庫困難而置之腦後。今日政府的國庫，是否確是窮到連耕種國家生命的學術研究設備都不能添置，確待研究，何況連官們家裏的一九四七年的汽車與電氣冰箱，不知用什麼外國貨的？

貴人們的太太和少爺小姐，一批一批的向外國送的外匯，又從那裏來的？這些事實，除充分證明執政者的愚妄不智，貪污自私之外，確沒有第二個理由來解釋陳列在我們目前的許多事實了。

貴人不是貴已，現在再反顧自己，看看學校內部罷。今日各校一般的現象，都犯了兩多：不是圖書多、儀器多、或研究的工作多，乃是：（一）職員多，（二）工友多。今日有兩所約三千學生的著名大學，每所約有教職員一千五百人，工友一千五百人，教職員中教員可能佔四分之一，約四百人，易言之，這兩所所謂著名大學，教員約四百人，職員一千人，工友約一千五百人，真是唱戲的人少，打鑼鼓與打雜的人多了。這樣的學府已經不是學府了，乃是難民收容所，或施飯廠了。這種事實，除充分證明學校當局（連教授在內）的愚妄與不智之外，沒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釋。

圖書儀器的設備，既不充分，研究便無從談起。今日在學府裏的教授們，所看所讀的，盡是戰前的書籍，連最近世界的思想路線都不知道，還談什麼思想之創造？

至於圖書儀器設備之不能添置，作者以爲人爲的原因多，並且這些原因都可以克服的，不能拿國庫困難的理由來搪塞。

二、人事與行政 今日最高學府的不負責任研究學術的任務，由於人事與行政之原因亦甚多。在人事方面，最主要的莫過於用人之標準，不在學術研究之成績，乃在背景。人事之去留，亦不重視學術上之貢獻，乃在關係。因此全國的許多學府內的教授們，受到了精神上的刺激，自然而然的，走到祇顧背景與關係，而不顧學術的研究與貢獻了。此風一成，學術研究的空氣不但是淡薄，並且是蕩然無存了。在行政上最主要的，莫過於行政之不安定。今日各校行

政無論校長、院長系主任與教授，沒有不使流水般的在那裏變動，使一校之內每個人缺乏了工作的保障。任何一件事，不要說用學生來經營，即作五年的計劃都不可能，因此個人中有許多在國外學府裏露頭角的學者，到了國內，經過了幾次碰釘子，研究的興趣銳減，再經過幾年的折騰，也同樣的默然無聞了。所以有人比我國的學府銜銜的鑄爐，不管你研究學術的興趣何等濃厚，研究學術的技術何等熟練，祇要一經跳入這個鑄爐，頃刻間銷化得與常人一樣。此種比喩，比之我國今日的政府學府，確也未過。行政上確是變動的太多，也太快。譬如台灣大學，經國人接收未及兩載，已更動了三次校長，亦即更動了三次院長，系主任與教員。反觀全國各校，哪一校不是如此，行政既是如此的不安定，如何能叫人工作，更如何能叫人從事於研究工作。

三、雙生活之壓迫 今日學府中教授們的生活，確已低到太不合情理的程度了。照本月份銀洋與美鈔的價值計算，每月的俸給為銀洋十五元或美鈔十元，此種收入確與戰前專門的成打雜的工役的待遇相等。以此種待遇過要教授們來養活大小一家，並且還要負擔兒女的教育費，與全家的醫藥費，活都活不下去，如何能做研究與思想的工作呢？

四、社會與政府事業之不與合作 本來在學府的大門裏，沒有什麼可供研究與發明的，凡可研究與發明的，沒有一件不與社會及政府的事業有關。凡此種與社會及政府事業有關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經費，可謂沒有一件是學校經濟力量所能負擔的。我們不相信，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原子能研究的設備，是

完全出於學校負擔的。社會與政府的事業，幾無一不需要經過專家的研究，社會與政府的事業既有經費，而學校又有專家，兩者配合起來，相得益彰。可是今日我國各種事業，不但不要專家，並且主持者人人自視為專家。譬如中央與地方的教育當局，近二十年來主持的人，極少屬於懂得教育的，可是祇要一坐上教育主管的官椅，沒有不大談其教育政策與教育理論，反將專門研究教育的置之一旁，甚至將專門研究教育的人，視為野蠻，不懂得社會世故人情，不足與論國家社會之大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無論英、美、德、法、蘇在醫藥，在兵器，在工程製造等方面，不知道有多少新的發明，是由學府社會與政府合作而發見的。可是我國呢，漫長的八年抗戰，可以說無論社會與政府，沒有一件事是與學府專家發生研究的關係的。稍勝一籌的事業，如航空委員會和上海的若干紡織公司，往往自設研究機構，並羅致一些專家來做研究工作，可惜這些專家們，在非專家的管轄下，可謂費力多而成功少。今日我國社會與政府裏無窮的事業，因為未經專家的研究，終至錯誤而失敗。在學府裏的專家呢？因為無所用其技，他們的思想與技術，在那裏生鏽，在那裏霉爛。世界上，事業之敗壞，人才之浪費，確沒有過於此者！

總上四點，即現階段高等教育不能負擔研究任務的主因。若這些主因不圖解決，要望今後的學府來負擔研究工作之是不可能的，是難人說夢，在學府裏的教授們，有此同感否？

西遊錄足本文 (上)

據七月十七日東京中央社消息一則如下：
 日本皇宮圖書館藏有成吉思汗之書牘某所著之西遊錄一書，為世罕見。日皇圖書館所藏之書現存一冊，現已抄錄一冊，贈予我國華西大學。據成都華西大學圖書館，據悉日皇圖書館藏有西遊錄一冊。乃請求該館抄錄一冊相贈，西遊錄者為成吉思汗之書牘，於七百五十年前遺留此一家古英雄遺征歐洲七年，故書中對歐洲之政治文化與潛力，皆有敘述。為將歐洲向遠東介紹之第一部著作。日皇圖書館有書，費時一月始將新書抄畢。該館館長談稱：據對中國人士之熱心文化，甚為欽佩，今特將抄送一冊，衷心殊為快慰。深望：華西大學何以竟知此書尚存日本，頗令人驚訝。一閱讀之餘不勝感佩。我國學術界之缺少聯繫

，致產生種種不經濟或對種種不必要之麻煩。例如西遊錄足本，在中國確已佚失數百年之久，然數十年前已有翻印本出世，當今讀法較難者，諒不乏人，特不易察知耳。自聞報後，向友人王古魯先生借得手抄本，付諸本刊，以公同好。

西遊錄序

古君子南遊大嶺西出陽關壯志士不無銷磨于本
 昭西行數萬里離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洋法海滔
 妻之教也述辨論以斥穢惡少答
 佛恩戊子離傳來京里人間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遊
 錄以見子志其間頗涉
 三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識子之好辨者子應之曰嘗語有
 云思無邪是邪正之辨不可廢也

夫楊朱墨田駢行之術

孔子之邪也西城九十六種此方此說雖屬白雲會之
 釋氏之邪也金真大道混元太一主張左道之術老氏之
 邪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最皆方技之異端亦非
 伯陽之正道也青囊斷明者常與第以國家創舉崇與寬
 仁是政偽室影未及辨正耳古者為善舉為抗禦唐之虞氏
 排斥
 釋老辨之邪也孟子闢楊墨子之勳猶丘辨之正也子將
 刊行之難
 三聖人復生亦不為此說矣已丑元丑浩於士澤水
 則楚才竹編敘 (下期續登)

本刊廣告價目

封底全面	壹佰兩仟萬元
封底半面	陸仟伍百萬元

美國第三黨運動與華萊士競選

(華府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人們習慣地把華萊士競選和美國第三黨的成立相提並論，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第三黨是從屬於華萊士的競選，是為華萊士的競選而建立的，其實第三黨的建立在美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上有獨立的巨大的意義，而華萊士之出而競選不過是促成或加速了第三黨運動的興發罷了，忽略了第三黨的獨立運動，我們便不能真正懂得華萊士競選所加於美國社會政治生活的意義。

自從羅斯福解放以後，民主共和兩黨的區別日益模糊了，兩黨的鬥爭對於人民大眾沒有任何重大意義，人民被這兩個實際階級政黨的象徵的和空虛的「夾門」所蒙蔽而忽視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民主黨與共和黨都代表著大資本家



的利益而為數最多的農夫，工人，小商人小企業家，和知識青年他們的利益多與大資本家們的利益相反，他們被迫要在老虎和狼之間選擇自己的主宰，不管選擇了那一邊，自己的利益都要受到危害，有選擇之名而無選擇之實，真是最不公平事，反抗不公平，美國歷史上建立第三黨的事實，數見不鮮，例如 Green Back Party, Peasants Party 之成立，人民黨之成立，工人改革黨之成立，美國工人黨之成立等等，都顯示着一部份獨立的選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與民主共和兩黨抗爭，而組織成第三黨，但是第三黨的力量常常是微薄的不能與兩大相爭，所以在政治鬥爭上，他們雖也會提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但他們還從未獲得過勝利，就連第三黨的本身，也頗無足道。

歷進別時，第三黨的建立才會有基礎。在第三黨運動初起的時候有人說過，「華萊士組織的目標是要用代表階層利益的黨派對立來代替代表人事關係的黨派對立。」此語正可為華萊士的話作一註腳，當共和民主兩黨變成二而一的時候，這正是說當美國人民在政治上無選餘餘地時候，第三黨的獨立便如箭在弦上，勢在必發！

不少的人對民主黨還存在着幻想，希望它同復到羅斯福的新政路線，所以不主張另組第三黨，免得分化了民主黨的力量，而把機會拱手讓給共和黨。但是隨着時間的過去，杜魯門政府的政策愈來愈不像話了，它引致了戰爭的危險，放縱了物價的狂漲，一般人更因憎恨民主黨而希望一個第三黨的出現，這時，恰恰華萊士因發表反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說而被逐出杜魯門政府，人們更眼欲穿的第三黨這一下有了適當的領導者，於是建立第三黨之說一時遂甚

石呢？最有資格的當然是美國進步公民協會，而美國人民民主行動委員會也踴躍欲試，從一九四七年春天起，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就是習見的 P.C.A.）便日益茁壯，由一個範圍並不大的知識分子和職工會員的組織，發展而為擁有十萬會員的黨派組織，會員分布及於二十六州，在一百所以上的大學和獨立學院中，又成立了 Y.P.C.A.（美國青年進步公民會）的分會，千萬知識份子在這進步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了。

進步知識分子的團結，第三黨運動更甚，但是單單知識分子的團結在社會政治生活上是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的，第三黨的真正基礎必須是農工和散漫的小商人小企業家，注目於這裏我們又看見了第三黨運動更輝煌的一面，康樂職工大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大部分工人以及中小農民都熱心地擁護第三黨運動，記者 J. P. Callahan 有過一段生動的報告，他說：「選舉法上規定組織新黨必須要有三十萬人簽名，當我聽到華萊士特組織第三黨時，真使我深深地吃了一驚，起初我以為這個新黨要通過此一難關幾乎是

不大可能的但是後來，當我走進了美國，與無數工人，農民和勞工領袖談話後，我看到他們對組織第三黨那種熱情和信心，我總得到結論：這件事不僅能夠做，而且也能成功的。」

在工人，農民，小商人，進步的知識分子的熱情的推動下，新黨運動日趨成熟了，為了新黨運動發展，第三黨已至應正式產生的時候了，華萊士競選，一九四七年年底，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發表聲明，決議建立第三黨，第三黨誕生了！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在聲明建立第三黨的同時，邀請華萊士競選，華萊士考慮了兩星期，於十二月廿九日深夜十一時中在無線電廣播召集全美人民「頂天立地，做一個人！」宣佈他決定競選總統。第三黨運動發展到此已和華萊士之競選表現為一體，第三黨的政綱就是華萊士歷次演說中的主張，華萊士聲勢的浩大，就是第三黨勢力的擴展，

華萊士在本年一月五日的共和雜誌上寫了一篇「我為什麼競選總統」指出統治美國的兩黨集團完全是代表少數巨額的利息，為了這些巨額的利息兩

黨集團的外交政策是把美國拖入殘酷的戰爭，兩黨集團的內政政策是剝奪平民的利益，因此，要克服這種日益滋長的恐懼，我們首當其衝地要對資本家對我國民生活的掌握，華萊士說，「目前領導美國的黨不屬於人民，而是一羣把擁有巨大財富的人，轉讓目前政府的基礎的，並非一般人民的福利，而是幾個工業和財政巨頭們的特殊權益，這幾個巨頭控制了兩大政黨，兩大政黨所最關心的，是獨占資本家的利潤。為了這個原因，所以美國工人每過平均工資四十九元，就抵得上九三九年的二十九元五角，也為這個原因，大企業家的累積利潤，今年到達一百七十五億元，也為這個原因，兩黨都不顧人民的利害，不願意有真正的物價統治，因為高物價等於高利潤，而高利潤的獲取正是兩黨的主要目標。目前這種高物價與高利潤，都是按着計劃進行的，管制這種計劃的人，就是反對和平與繁榮的民主計劃最力的人，這種趨勢不會停止，直到美國人民重新起來支配他們自己的命運。」華萊士向獨占資本家宣戰了，戰爭的進行，從今年一月起

，愈來愈緊張了。用這種方法作為作戰方法的，是民主黨及其同盟者，他們的策略是，一方面抬出成羣的選民，使候選人來團聚選民的選票，免得選民傾向於華萊士一方面由所謂中間偏左的自由份子創造出「The League for a New Deal」的理論來分化華萊士的陣容，他們說，杜魯門固然不好，但是比較起共和黨來，杜魯門總算「小害」(Lesser Evil)，不可另立新黨，分化民主黨的選票足以使更壞的共和黨得勝。倡導此說的主要份子大概是美國人民主行動委員會的領袖們，他們的企圖是，打垮華萊士，然後由他們來接收第三黨，使之成為兩大黨的附庸，重演十九世紀人民黨的悲劇。但是，時代不同了，十九世紀獨占資本尚未顯赫，民主共和兩黨尚有區別，人民尚有真正的選舉自由，所以人民黨才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依附民主黨而演出去解救悲劇，現在的情勢，民主共和兩黨都成了獨立選民憎恨的對象，希望選民違背自己的利益去依附民主黨不過是不識時勢的幻想罷了。果然，就在「小害為佳」的合理化理論高唱入雲的時候，四月十一日四

十五州(一)進步黨的代表四百人，在芝加哥集會，決定七月下旬在費城舉行第三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推舉華萊士為總統候選人，預期的選票是一千五百萬張，四月二十日，百餘「學生擁護華萊士委員會」在三十九州組織示威遊行，參加學生七萬五千名，同月，紐約州成立擁護華萊士競選總統委員會，聲勢浩大，紐約布列克斯舉行的特別集會選舉，屬於新黨的伊費克斯得票百分之五三，以壓倒優勢獲選，舉國震動。這一連串的事例，說明第三黨運動正蓬蓬勃勃，方興未艾，分化理論為之黯然，華爾街的巨頭們震驚了！

卡洛林州殺害華萊士的擁護者勞勃脫、粗，以及在愛爾蘭維特擊斃爾多因的事件，更使全美嘩然，標榜民主自由的美國資產階級竟用槍打來對付競選，華萊士說：「用選票，不用子彈。」但是，為華萊士運動的增長而不安，反動的兩黨勢力，顯然已決心用拳頭來代替論說，用棍棒來代替選票了，(美國工黨對出版界的聲明)。

華萊士會當選嗎？這是一個誰也不敢斷言的問題。美國流行着華萊士必敗的論調，但這是一種宣傳上的策略，目的在打擊選民心理，使之不投華萊士的票。華萊士的當選與否，我們應該注目於另外一些東西。擁護華萊士的人宣傳

以為可以拿到二千萬票(一九四四年羅斯福是以二千五百萬票當選的)。屬於資產階級的查洛爾與查爾斯在去年六月卅日所舉行的測驗，顯示華萊士可得票百分之十三(一九四四年的投票總額約為五千萬票)而從去年六月到現，在這一年的時間中，第三黨的選票，何止一日千里，而從現在至十一月的大選尚有一百天，一百天是個多長的時間啊。照美國現在的政治經濟情況看來，戰爭危機的威脅，普遍徵兵的實施，物價的狂漲，在在都是使美國人民更甚地厭惡兩黨而傾向和平自由繁榮的第三黨，在十一月的大選中，鹿死誰手，還值得拭目以待！

從立法院看民主

(南京通訊)

本刊記者

在舉國雖然，人民痛楚的當前，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正陸續上演着一幕幕的政治上的熱劇！多少萬億的財富被消耗了，多少人在餓殍中呻吟！自然，如果這是一新中國的「民主」的話，倒並不算完全自費的。

在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國民大會閉幕以後，作為中國「巴力門」的立法院，接着一個一個會場(國民大會)舉行集會。南京城裏可以算得冠蓋雲集，這幾個月來，無論旅館，餐館，都擠滿了人。馬路上觸目皆是的

是一些胸前掛着校條，手拿公文包的「代表」，「委員」。那些「代表」雖曾氣派煥然，走起路來精神特別抖擻；平時高不可攀的政治上的要人，都來趨前私求教訓；旅館裏有人先惠，大吃大喝，有人惠顧，還有人從背後送

金條。但是可一開完，「代表」們便都消了氣，於是杭州，蘇州，東北，四川，各地星散了。要再顯威風，只有等待他年。至於「委員」便不同了，不是暫時性的，每年要開九個月的會，而且權力不像代表只能選舉副總統，他們有的是實權，比起「代表」來的確要神氣得多，在南京的官場中，的確可以算得一批頗為威風的「新貴」，雖然立法委員自己也不承認就是「官」。

但是，作為一個老百姓來說，關心的倒不是這些；而是立法院究竟民主到什麼程度？尤其對老百姓的生活，究竟有什麼好處？

如果以吵得沸騰是表現民主的話，那立法院也可以說是很民主的，因為這裏的確吵得很。遇有一個案子，甲派贊成，乙派一定反對，乙派贊成的，甲派一定反對。但是究竟根據什麼標準呢？政策嗎？卻沒有那一回事。贊成和反對都不過是派系傾軋，而派系又是人事的結合。也就是為「私益」而結合。而不是以主張政見來結合的。不像歐美議會，政府黨坐一邊，反對黨坐一邊，其間的爭執是

以政策主張作權衡的。這倒也難怪，原來所謂多黨的立法院，實際上是一黨包辦的。在七百卅五名立委當中，民社青年兩黨一共只有廿二名。（民社黨十八名，青年黨四名）既然是國民黨一黨包辦，而國民黨又遠在幾個不同的派別利益之上，那還有什麼政見主張可言？

在立法院開會不久，便有一件很富趣味的案子，那便是委員們為自己爭待遇。這會是個秘密舉行的，但被新聞記者聽着了，在報上寫着「立法委員談家常」。有的委員竟提出每個立委發一部車子，一幢房子和兩個秘書。另外還有遺囑中的，侯府公署和汽車。最後通過的議案是二百元乘生活津貼，等於五個半拿一百元薪的公務員。最後通過的公費條例那天，悄悄地在秘密會後，緊接着召開公團會，一下子通過。記者也來不及去旁聽，人民選舉立法委員，是要代表人民說話，而不是代表人民吃，喝，代表自己爭車子，爭房子。不過倒也難怪。有一些委員，根本就不是人民選出來，而是某某指定的，某某支持的在選會中會場花去大量的金錢，既然投過票，

當然希望得回來的。本來委員們大權在握，要多少就發多少，又豈只這區區二百元？但是前兩天南京三百多「國代」集會，指摘立法院「專橫」，自定待遇，增加預算「違憲」，要主張明年再召集國大。這問題將來自然不是將「立委」的取銷或減低，就會讓「國代」也享同等待遇的。但是取銷或減低又談何容易？爭起待遇來，大家精神極奮。討論正趨案子，就着報紙，打瞌睡，請假。後來就連假也不愛請，表決的時候亂按電鈕，完全表現不負責任的態度。

立法院機關龐大，員額繁多，於是又成為大眾領取飯碗的場所。委員發給介紹人送來院方自己還有人當然不能一概全收，到後來委員便專門和院長秘書長為難，立法院職員在預算審查會中，硬被減去

五分之一，委員們給立法院一點顏色。議員任用，除利用私人關係，舉附援引之外，黨部和參政會及國大派員人員，以中央命令，大量派入。而真在學識之士，則一無進身之階。

立法院既然是國民黨一黨包辦，所謂爭執也不過是派系之間的傾軋而已。而當有真正關於人權自由的問題，一些委員則異常魯莽，一舉起而為之。如像前一沒時間，有人提出保險人權釋放反共日軍第五縱隊尾巴，而對於人權是否需要保障一點，則不置而論。又如新報記者軍事秘密會議事，委員執問爭辯，本由分說，用「共匪」、「漢奸」等名詞以喝下台。這之這裏是不容許異己存在的，也是不容許「理」的。而這裏所謂的道理是看是否合於國民黨的利益，或者某些派系的利益，或者某派系的好人，但好處

也都難於說說了。立法院中也通過了幾個較有意義的案子，如像收購中央三行商服案，提案原文中把官商一家的家門資本痛快批評。像財產稅案，也博得一般平民的同情。但是財產稅案，故違稅則，最後一天會議事日程表，也把它排不通過它。因為不通過受輿論指責，但是通過以後，一定是大打折扣。譬如說，法人被取消為征課對象後，此一案的作用就失去一大半。

從五月八日到七月廿四日熱鬧了三個月的首屆立法院會議算是閉幕了。中國的民主怎樣呢？老百姓的生活怎樣呢？「民主」在哪裏？我們能看不到它的蹤影？中國的苦難愈加深重，人民的痛苦，有增加無已，除了「賣了大量國貨」，替苦難中的老百姓增加一重負擔之外，除了讓苦難中的老百姓再受一次損失以外，立法院帶給我們什麼呢？

動。是有更大好處的，金玉之言，應該服膺。

五月初，抗議教育部肢視交大擴校運動展開，十日晨五十七架卡車出發時，吳市長趕來以身擋住主席團專車，大有「以身殉難」之勢，同學將市長拉讓在一旁大軍開到北火車站，一時許市長攜來校長與田培林次商談內容，同學們認為不滿意，火車自己開來，要到南京見朱部長，路被拆了，大軍阻於真如，夜二時朱部長駕到上海，吳市長奔跑到上海真如之間，直到天明，條件談妥，同學回校，吳市長在日一夜中未休息，兼首見他香烟一直沒有離口，夜風受寒，來往奔跑，真堪稱勞苦功高的市長。

接着是反飢餓運動，五二〇事件，上海各校普遍到道署打擊，為抗議一切非法舉動，交大自治會負責人曾和吳市長接談過若干次，後來派一批人被追逃亡了，聽說吳市長曾可憐地說：「這批個人了不起了，可能的話，我戰花三天三夜的功夫把他們說服過來。」但據聞後來這一批人中有的真的被逼得走到那邊去了。

之後，吳市長與交大較少接觸，但精神上似乎

吳市長和交大

(交大通訊)

本刊特約記者

吳市長和交大同學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四月八日五十一週年校慶紀念會上，記得他演說的內容是勸同學以讀本為第一，少

管閒事；但他也說現在政府確有些不盡善的地方，希望同學同情政府本身之困難予以諒解，這一席話，同學們聽服了吳市長演

說的口才，也感嘆市長博大的誠意，因為吳市長在五卅運動時是清華的領袖人物，而他現在勸同學不要參加活動，可見「不活

較少接觸，但精神上似乎

沒有放鬆，吳市長則聽了交大同學的特性，交大同學也擴大了市長的神氣。今年，國慶事件，被交大五校校友被捕事件，吳市長與交大都有接觸，每次，市長對交大都有特別的看法和論調，這或許是交大之所以成爲民主團體的原因吧！

五月里，反美抗日運動在社會各階層普遍地展開。自治會要求同學意見，在六月三開了一個座談會，請了社會名流學者，民族工業家如盧子道、周仲城、孟憲章、沈子樞等先生參加，請了吳市長，市長也在六時許來校參加了。校長剛致完開會辭，吳市長起身抱歉說今晚有事要早點回去換衣服，所以佔先致幾句話，吳市長對美國抗日看法：一是無損於中國，日本上次侵略中國，因爲有白濁、梅毒、朝鮮的資源，現在僅有彈丸三島，侵略中國爲不可能。二是中國不可以反對美國，美國標準是爲了防制共產黨。你們吃了八十萬元一石的米還要反對他，萬一美國說我不援運了怎麼辦？所以我們應該換進口被關禁美國加強援運。吳市長說完即離會他去，他沒有聽見後來在會話先生的意見真是可惜！

六月五日同學們因爲反美抗日運動與社會注意，與國慶示威遊行，但從早晨天剛明晚上九時學校四周結紮青年軍，保安隊、警察、機槍、裝甲車重重包圍，大門口有崗哨把門，只在校內廣播連續行，同學們對當局對付愛國行動的手腕又加深一層認識。

對遊行事件，吳市長提出七點質問要交大答覆，內容要點是：何以行動如此迅速，四日閉系科代表大會而五日就罷課罷校？中大學校在外灘聚會遊行，何人主使？何人聯絡？何人大是搞煽動王手法，爲表明行動之合理合法，自治會應與吳市長答覆，但市長認爲不滿意又是八條退讓一週內答覆，否則則開，市長在「七賢八道」之中始終認爲有職業學生在坐擁，一定要把這主使人逼出來，此市長含笑自得所謂對交大施以神戰是也。

自治會認爲市長對答覆諸點斷章取義，多作辯護也無用處，故暫保沉默態度。程校長表明學校與政府對待學生態度之不同，學校本「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態度而政府却是「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市長吃了一驚。據着又是前校長唐文治、張元濟致市長一封公開信，吳市長又受了一記重擊，十九日是限期答覆滿期的日子，吳市長想在參議會中去得到一點什麼，但參議員的評語是「找錯題目」，「不該把好事往別人身上推。」吳市長的神經戰是自取失敗了。

根據十九日系科代表大會決定自治會在廿六日開了一個公斷會，目的是反抗日運動的充分了解，

和吳市長對交大同學的修養，請社會人士予以公正的評斷。請了馬寅初、陳叔通、張志讓、周志、史良、方秋童、許廣平、施復亮等二十多位先生參加，同學有二千餘人連使得陳叔通先生說還不是少數幾位多數。馬寅初先生說你們要是坐牢我願與你們坐牢去，史良先生勸導中外法律書籍，沒有地方長官有權傳訊人民一法的，如查你們吃官司，我願給你們作義務律師，各先

互相繼而發言，聲聲不絕，公斷結果，雖然原告（吳市長）未到，但被告（交大同學）却是宣告無罪了。

此後，這件事沒有再被提起，大家都心領神會地沉默下去。

雖然，吳市長的神經戰是完全失敗，但在阻礙反美抗日運動繼續展開的工作上來說，吳市長是少得到滿分勝利的。

說法，可是歷史的教訓却證明了這不過是爲求狹義的民族主義（即大漢族勢力）的伸張。要把所有的邊疆人漢化。

（二）爲邊疆邊疆青年團結或脫離——假如邊疆青年來內地求學的都聚在一個，自然會增加邊疆人團結的機會，政府對邊疆的一切措施倘有損害邊疆人利益，大家便會起而抗議，不再作槍刺威脅下的順從者這樣不是弄得統治者又要多傷腦筋麼？

（三）恐怕封建特權的更加動搖，時代不斷的向前推進，爲了大眾的利益，當然不容許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存在，在政治經濟情況特殊的邊疆，更是如此，受了新教育的洗禮的邊疆青年，帶回故鄉的，是新的理想，新的社會制度，如能實施，必與舊的種種發生衝突，并且新的力量必會得到勝利。

由於政府有這些自私偏見主觀的錯誤心理，無怪邊疆改制會，成問題的辦法，今日世界上的國家，由許多不同語言文化的民族組合成的還有的是，政府應該學習，看他們如何建立了民族間融洽的

從邊校改制問題

論政府邊疆政策的錯誤

楊濤

南京國立邊疆學校同學，爲了改制（改爲大學或學院），不惜犧牲時間精力，忍受輕視和污蔑，曾舉行過五六次的招待會，又向教育部，國大、立法院、政院等機關，先後請願八九次，結果都落空最近由楊仲華等五十六位邊疆立委簽署提案立法院會議討論，但在程序會中即被擱淺，只於七月十三日大會時提出報告，留作邊政文化兩委員會參考，并不予以討論表決，因此又是一次徒勞。邊

校的改制，在官方的心目中似乎是添正添了，而同學們的請求亦許會愈加積極的。

爲了實現孫中山先生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遺教，爲了民族的團結，邊疆的建設，國防的完整并使幾千萬生活在苦難中的邊疆同胞能夠在精神與物質方面都能有進一步的滿足，邊疆的改制，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然而！政府爲什麼不給他們圓滿的解決？不惜失盡邊疆的人心，原因不外如下述幾點：

（一）爲貫徹由二元化到一元化的邊疆政策，三十六年教育部印發的邊疆教育概況一書中，明白寫出爲力求國族意識與民族文化的交融合一，邊疆教育應由二元化趨於一元化；此所謂的二元化教育，無非是一面保留邊疆民族的固有文化，一面又灌輸以內地（文化即漢族文化），藉此趨過漸漸的交融合透作用，使之成爲一混合適的一元化文化。從表面看，這是多麼漂亮的

（二）爲邊疆邊疆青年團結或脫離——假如邊疆青年來內地求學的都聚在一個，自然會增加邊疆人團結的機會，政府對邊疆的一切措施倘有損害邊疆人利益，大家便會起而抗議，不再作槍刺威脅下的順從者這樣不是弄得統治者又要多傷腦筋麼？

（三）恐怕封建特權的更加動搖，時代不斷的向前推進，爲了大眾的利益，當然不容許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存在，在政治經濟情況特殊的邊疆，更是如此，受了新教育的洗禮的邊疆青年，帶回故鄉的，是新的理想，新的社會制度，如能實施，必與舊的種種發生衝突，并且新的力量必會得到勝利。

由於政府有這些自私偏見主觀的錯誤心理，無怪邊疆改制會，成問題的辦法，今日世界上的國家，由許多不同語言文化的民族組合成的還有的是，政府應該學習，看他們如何建立了民族間融洽的

（下接十六版）



藝文

談詩

宗白華

(一)

詩不能以靈感為主，靈感起來就去，候起候，就寫我們所去？詩人之所努力不在靈感，而在準備靈感。來臨條件，把靈感底散漫手腕，表現於一藝術品——詩——中的技術。靈感是恩惠，可遇不可求。若每首詩以靈感為主，隨感而發，豈不將被靈感所掩沒乎？或被靈感之天所燃燒，以致於神昏骨痛乎？

至於情感，人人所具，不是件希罕的東西，更非詩人的特權。許多好詩，像古詩民歌，多中寫出平常人底平常情感。眼前之景，即其之情，一經詩人道出，點石成金，大地山河，頓然改色。「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何等尋常？「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也非奇境。這種「境遇」，這種「情感」，人人可有，却不是人人能寫出的。這兩句詩的文字拆散也很平凡，並非七寶樓臺，璀璨照目。然而詩之為詩，就在這不期然而然，可一不可再的如是的「文句的組織」。在這組織中所流瀉的風韻，奇趣，不可思議的因緣會合，「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字，句，和它的微妙不可思議的組織，就是詩的靈魂，詩的內蘊。

每一個字有幾千年的歷史，歷歷「無私」的生命境界，滲透着多方的情感意蘊。總會在一句中顯出迥新的色相，新的表情，新生命，新姿態，在每一個大作家的腕底，重投一次胎。一位詩人來自前幾千年不死的妖精，為我粉墨登場，演我心靈的脚本，也不過一件容易的事。我們要把這靈魂一個個拆開深不可測的個體，洗滌她的塵垢，改止她的暴發，磨滅她的習俗，使她與正靈技一次胎，新鮮活潑，好與每一次看見大口。

這是一種技術。它的難處，是被人看出它是一種技術。「真氣逼出一塵不雜，雖在「妙造自然」。「妙造」是藝術，是詩。

陶淵明的高情逸趣，中國詩人僅有之，而陶淵明的「詩」既有一部，難以東坡的大才，不能再「妙造」之。

(二)

無境界之詩，不是詩。無境界之散文，不是文。散文之美，更在境界。而它的字，它的句，也是與「妙造自然」的。

(三)

吟嘯不是詩，出於靈魂的吟嘯卻是詩，歌詠克式大歌堂是古基督教信仰高入聖域的吟嘯，卻不為古典主義派所喜。

(四)

作詩態度必和悅，詩是詩人對於人生的感謝，無論其苦味的甜味的。(羅克也是實，怨仍是撫摩。)

(五)

散文的結構，較詩更為曲折變化的可能性。這句也更多自由。散文當如走馬入深山，於溪迴轉之際，常窺見遠境層疊，綽綽不可捉摸。

(六)

正處在一個情境之中，情緒緊張起伏，如山陰道上塵埃不暇，這時難以著筆。詩多半是回味，追尋。「清景一失後難尋」的惆悵是每個詩人感到的，然而再遺意象，表現自我之愉快，即在其中。

(七)

嘗一滴水，知大海味；讀一首詩，體人生味。一首詩不能寫出人生一切相，卻道出人生最深味。

(八)

詩忘無病呻吟，但有病呻吟也還不是詩。詩是病痛中湧出意，味，聲，色，詩情大詩境。詩出於病痛而超越於病痛。歌詠「給我一隻歌，唱出我心中的苦痛！」

(續自第一頁)

「我們決不會有同等的幸福，你這期滿什麼呢？」司威爾說。

「司威爾，為的是你……」

「為的是我價值，這件事我以常常對你說的……我住的房子是別大家的……我又不得不去這我雙親的……我……我老是在家工作。我已不是別人的奴隸……假如你跟着我，你將來一定會交際的，你將來受的苦痛恐怕比我還要厲害。我所有權力把你的背脊消滅在深淵的苦難中，或者把你的生命毀傷呢？我會踏踏過，我會仔細的考慮過，但是我總不能下一次決心……」

「假使你要愛我的話，你就應當下一次決心了……」

「你，你具有你的種種幻想……以前你也常常……它離我。」

老人又喊了：「密利娜！」苦惱的聽者，從柳林後傳出來。

「我來了，我來了……」

「再停一會去，」司威爾說。

「讓我走吧，司威爾，不早了！」

「不，等等！」

司威爾越過了籬笆。

天空的星星靜靜地照在頭上高高的鐘樓的影子的柳林。互相切切地私語着，古巷的房坊不停歇地發出微淡的碎聲。

「密利娜！」老人又喊了。「密利娜，你在什麼地方做鬼呀？」他惡恨恨地重述着，但是等了很久，沒有回答的聲響傳來。

足尼有一分鐘溜過了，小銅鈴又在沿着通村子裏的路上傳出輕輕的聲響來。一種男子的低聲，忽而又在靜謐裏起來了，隱隱着不可思議的聲響從沉沉的晚上傳來。

唔，那這就是我的青春歲月。

你已揚着翅兒飛了。

聲音在荒野中轉動着，又在動中靜靜停止了。

作者 Gimp Chin 是保加利亞的現代作家中較著名者之一，文筆朴實厚樸排排，極具其維保加利亞農民靈魂之能事，本編目「世界文學」中譯來。

幽會

Blind Girl
浴池譯

密莉那，在密林老頭，最後端詳了一會兒發亮的燈
林和磨的石碾子，便拄着拐杖顛簸地一拐一拐到門口
去。他累了，休息下來，以便恢復他的疲乏的精力。因
爲走了幾步路，創傷的腿就發出難忍的痛楚。老人失
望地呻吟着，摘下帽子，蓋着臉站在那裏。

「唉，眼裏就是入棺材的年紀了，還要教我作一個
殘廢的人呢。」

太陽正躲在清綠美麗的遠山之後，最後幾縷如燒點
着的光芒，也在天邊消失，大地漸漸地單籠在灰暗的
夜色裏，深奧而且無垠的。

夏日夜晚的悶熱，已讓晚涼的清快掃淨了，沁神的
微風，一陣陣的吹拂着炎熱如火的曠野。

牧人一聲接一聲的尾聲，在原野裏迴響起來，慘澹地
傳到天空。晚霞已經漸漸退盡了。燦爛的星光，一粒粒
地在蒼穹裏顯着明光。水上的蛙聲，不斷地傳來，彷彿
碎塊的鋼鐵一樣尖銳的鳴響聲；在平靜的，黃昏的，夢
景似的靜謐裏散播開來。草原的各處，振盪着蟋蟀微弱
的聲音。從磨坊到城市去的路，所經過的牧人，最後
的呼吸聲也消滅了。在沿着彎曲而可通到小河的小徑
的末尾，一口小鐘發出單調而且低沉的鳴叫。

從各種擾攘聲裏傳出來的聲響，含着某種和諧的調
兒。老人伍噶林用木炭引了一星火苗，把煙管點上。
他企圖站起來，但是卻不能，他爲一隻受了創傷的腿所
纏磨住了。

「密莉那……密莉那……你在那裏幹什麼鬼事
呢？」他呼叫道，輕輕地咒罵着，用鋒利的眼光望到黑
暗的地方去。

「我在這兒呢，」從磨坊小窗裏的鐵欄門後邊，傳
過來清脆的婦人的聲音。

「來呀，扶我過去吧，已經不早了！」老人頑固地
說。

「讓我把這火星熄滅了再說……一切什物都被燻熱
得發燙了！」密莉那回答說。

小鈴子叮叮叮叮的聲音，慢慢地傳進來，在欄門前
停止了。在沉沉的夜裏，有一點紙煙的火星在照着，
密莉那站起來，不自主地朝着那邊望着。

離遠模糊不清的草中立着一個男子模樣的人，一隻

駝載着重荷的驢子在啃着野草。

「哈囉，密莉那！」在黑暗中差不多辨不清從那裏
發出來的男子聲音，低低地呼喚着。

不怎樣愜意的情感，佔領了密莉那的全身。她洗着
腳，兩隻袖管高高地捲起來，厚密的金黃色的頭髮用白
布包纏着，他立在圍裏，彷彿一位仙子的模樣。

「你洗草太晚了，」剛來到的司威爾這樣叫
道。

密莉那停頓了一會兒。

「天哪，天哪！」她心裏轉想着。又停了一會兒他
向她道：「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現在幹什麼呢？我們
已有好多次不見面了。」她不會發聲，這時候他更加胆
壯了。

「啊呀，你很清楚，現在正是忙的時候哪，」密莉
那很窘迫地回答道。

「自從你出嫁之後，我一向很難得見到你呀。」
「爲甚麼我……常常出來呢？」
「爲甚麼……天曉得……總而言之，在家裏
一定很痛快的……天天守着史它洋是不是？」司威爾
含酸地說。

密莉那伸手在旁邊的柳樹上折了一枝細柳條，並沒
有回答他，她只是低着頭，一片一片地把柳條上的葉子
摘下來。

「人在漸漸地熱識之後……人的心就變了！」司
威爾說。他只是依傍着蘇巴在抽煙，近旁那隻驢子安馴
地站在那裏。

密莉那還是把柳條上的葉子一片一片的摘下來，一
句話也不發。她想着司威爾所說的未免太難堪了。她竭
力打算說明他所說的論調是一種錯誤的見解，她的激動
的心彷彿已經破碎了，一種不可言喻的苦衷在腦中鼓動
着，哽住了她的喉頭，只見眼上如泉源似地湧着淚珠。

「沒有什麼……那是平常事，何必大驚小怪呢？
……照這樣做下去或者更快樂一些也說不定。」司威爾
緩慢地繼續說道。「愛上了這個，又去同別個結婚，這
樣就可以造成你們的社會……將你的肉體和生命都
出賣了……假使那種情況你認爲是痛快的話……」

「司威爾，你不該這樣說，你應當曉得……」密
莉那很苦悶地嘆道。

「我不懂你的話。」
「你應當知道是誰作的鬼事了……她到這種亂
子……莫再來責難我吧……」

她仍舊用低微的聲音回答他。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苦心！向我跟前走進一點呀，
我真不曉得你爲什麼這樣地害怕我！」

「我應當進去了，因爲我的爸爸有病……我今天
離開這母親就是爲的來侍候他的，」密莉那說道，帶着
驚恐的神氣向他走近些。

「你沒有怨言嗎？」
「沒有什麼……我不能爲了他們把自己的生身父親
撇下不管。」

司威爾不作聲。

「現在你還好些吧，司威爾？現在有何貴幹呢？」密
莉那問。

「關於我嗎，托福，我活着，我工作，我喝酒……
……你所曉得的那個快活的好動的司威爾，——是已經
死掉了……你現在所看見的這個司威爾完全全全的
另一个人了？是一個冷酷的，卑鄙的而且常常沉醉不省
的人了！」司威爾盡力抽了一口煙回答道。

紙煙上的一點火星照耀着他的健康的圓臉，他的雙
的兩眼，密莉那看不出來和他前一年前戀愛絕望時有什
麼不同。他所說的似乎都是事實了。

「你這個人是怎麼啦，爲什麼這樣的卑劣呢！」她
指着他說。「我看來你連一點點都沒有改變。我聽人家
說：你已經和波波娃……」

「我絕對不會因失戀忘掉你的，」他沉默了一會說
：「我不能像你在轉瞬工夫把我忘却了，你們……你們
這種女人，你們女人們的貞操實在不值兩角錢。」他的
聲音顫抖了。「司威爾請你不要這樣講吧……你應
該知道我是如何的一個人……你想……我是怎樣地
依然愛着你呀！」

嗚咽的悲泣哽住了她的言語，用兩手抱着了她的頭

司威爾伸手指着年青的女人的手。

「噲！我不愛看哭相！」他鎮定的低聲說道。「不
要再悲傷了！你說，說說愛我嗎？除了煩惱之外，我是
得不到一點安慰的……戀愛是難得的嗎？……神
祕的，奧妙的。絕對不可捉摸。……來，來，不要再
哭了！我們離開這長久之後，第一次見面你就哭了。」

「司威爾，司威爾，你知道我的苦悶嗎？你不會知
道的，」她訴苦地說，「你一點也不知道我的苦楚，一
點也不知道呀！」

懷駱賓基

朔蓮

大概是三年前吧，幾位朋友主辦的「中國青年出版社」的門市部在沙坪壩開了門，一位在小龍坎擁有幾十部汽車的某老闆把這個倒閉了的書店買去了，交易成功，照例買主要請一次客，酬謝中人，招待買主。我的幾位朋友，便把我拉去，在會館飯館請了一次油，席間李岳南兄談起了駱賓基，豐村，豐野三先生住在他那兒。豐野先生和我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駱賓基，豐村兩先生則我久已忘名，但尚未忘。於是便同岳南兄約好，第二天到他那兒去，一來拜訪故人，二來認識新交；可是個不湊巧，當我第二天跑到軍家崗去尋訪拜訪時，他們三位都去了，駱賓基，豐村，去鄧都，豐野先生去萊江。大好機會，却皆錯過！

半年後，我從城裏回復興崗剛到某校的時候忽然瞥見有兩人向城裏走，其中之一，我極其面熟，待我走了十多步，陡然想起，「那不是豐野先生嗎？」我急忙轉身追上前去，果然不錯，真的是他。分別將近兩年，他項上的頭髮已經脫落了，比兩年前老多了許多，幾乎使我不復認識他，以至當面錯過。我問他是不是到某校去看李惠堂他們的足球賽，他回答我「那有閒心去看球賽啊！」之後，他告訴我他的住處。

隔了兩天，我在軍委會見了他，談了些彼此別後的情形，並問起駱賓基，豐村他們的行蹤，他告訴我他們仍在鄧都教書，生活還好。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在報上看見駱賓基，豐村在鄧都被捕，「文協」正向政府及首都衛戍司令部設法營救二人的消息，因此到豐野先生處去探詢其中真像。他告訴我如下的故事：

「駱賓基和豐村到鄧都教書後，他們很愛護學生，和那些學生打成一片，并不分誰是先生，誰是學生，指導他們組織文藝團體，開文藝晚會，深得一般學生的信賴和愛戴。可是這樣一來便使得其他的同事嫉恨他們。駱賓基的性情很燥，脾氣大，嫉惡如仇，不脫北方人爽朗耿直的性格，有一天他和一位英文教員發生衝突，他攔了那位同事一記耳光，於是那位同事便記在心裏。到學校放假，他們剛上船，打算回重慶時，便被鄧都縣府的武裝同志拳打腳踢的抓下了船，捉將官裏，罪名是他們是共產黨。這全是那位英文教員所挑的鬼，因為他是鄧都人，在本地有相當勢力，和縣長等也有相當關係，

因此他輕而易舉地陷害了他們，被捕後縣府把他們嚴刑拷打，用棉花包着紙塞進他們的口，然後用棗子水灌進鼻孔，要他們招供。聽說他們已經到了牛不活的地步了。」

這是豐野先生當時告訴我的駱賓基和豐村受難時大概的情況，不久「文協」和社會人士的呼籲，他們才被釋放出來，屬於他們這次受難的經過，後來豐村在大公報星期文藝上（是在「星期文藝」上或「文藝」上，已經弄不清楚。）發表的一篇小說「安魂曲」之八九，便是寫的這回事。

我到南京不久，報上又傳來了駱賓基在瀋陽再度被捕的消息，這次被捕罪據更重大了，說他是民主同盟派的對象，民盟已被政府明令解散，駱賓基的生命自然更是朝不保夕了，前時新民報有一消息說「據傳駱賓基已判處死刑」，最近又傳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廿五年。遺憾即使他不死的話，也要到明年將半百的時候，才能和他見面了，三年前一夕之隔，便錯過了認識他的機會，一錯就是卅年，人生的聚散，何等不可捉摸呀！

政治上的誰是誰非，將來歷史家自會給以公正的批判。不過就文藝的立場言，前年聞一多的死，而今駱賓基的長久監禁；而且聽說在獄中已完全失去了寫作的自由，都是文藝界無法補償的損失，我願他康樂如常，我希望將來還能同他見面！

（附誌：文成，有人告訴我駱賓基已死了。我將無言！）

本欄園地絕對公開，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皆所歡迎，短篇小說以五千字為限，散文以二千字左右為宜，短詩尤佳！

「來，休息休息吧……」
伸展開他的茁壯的臂膀，圍住她的苗條的細腰，他把密莉娜拉近他身邊。

她把他全身投在他的懷裏，他的嘴唇結合在一起，盡量地狂吻了一回。

離去的楊柳溫柔地環繞著，老年的磨坊可憐嘆著。在碧海般的天空的星兒閃爍著——不定地閃爍著——不定地閃爍著。含著希求和怨怒的老人的嘶嘶聲，從磨坊裏傳出來。

「密莉娜……密莉娜！我的孩子，你在哪兒呀？」

密莉娜吃了一驚。

「我就來了，來了！」她提高著喉嚨回答道。「啊，司威爾呀，以前我是如何地想念你呀！天哪，我為什麼不能碰到你呀，假使我能跟你談一談，我該是如何地高興呵。」

「只想告訴我嗎？」

「當然！」

「啊，那末就對我講吧……我聽著呢……」

「呀，司威爾，你到這存著什麼心呀！為什麼你不去結婚呢？結婚以後我想可以減少一些苦惱的。我不再常常地思念你了……我要改變我的策略，對付我的新家庭，我決定更將就一點去對付他們。現在我對這般人是多麼地討厭呵！特別是這背著意圖去幹時所感受的。」密莉娜說著，把手按在鬍其小腫的大頭上，她正立在身邊溫文地望著她。

「毛兒可！毛兒可！」她對我說。「我的其善的小灰色驢兒，切不要對人多嘴，我的其善的小畜生，你以前常常看到我們的幽會……不要說閒話，不要說閒話，我的其善的毛兒可……」

密莉娜已刻得忘形的程度了。

老人的悲呼又從磨坊裏傳出來：「密莉娜，我的孩子呀！」

「我在這兒，這就來了！」密莉娜拉高嗓子回答他，又說道：

「為什麼他老實喊我呢……讓我等著……唉，司威爾，我到底不明白你究竟還愛不愛我了，請到……史它洋是善真的，他眼小孩子一樣的善良。我不會扯謊的……我可以打得他哭的像小孩子一樣，而且他永不說一句話的，連一句也不說……可是我厭惡他……你，你是粗野的，就是，不過……」

（下接第一三頁）

新學府

首都教授月夜郊遊記

七月二十五日首都教授聯誼會舉辦了一次仲夏月夜郊遊會，地點是中山陵，時間是下午六時。那天在月亮還沒有出來以前，各校的教授們，就都帶著太太小孩們一批，一批地乘車趕到了音樂台。金大，金女大，劇專合開來一部專車，中大和政大的專車也同時趕來，這三部大車，就帶來了百五十人左右。其餘的吉普車，包車絡繹不絕地排滿了音樂台旁的跑道，五花十色的燈彩，各種不同的面孔，把一個死靜的音樂台，裝成了活動的劇場。教授們在那裏交頭接耳，交換着他們對時局的意見，以及學術的心得；太太們也三五成羣地，在那裏話家常；小孩們蹦蹦跳跳地，充滿了真誠的快樂。這首先聚集的二百多人，臉上都堆滿着笑，好像都記得他們聯誼會上所說的一番番話，坐落着歡，一致要「會來半夜開，忘却炎夏天」與高彩地來參與這一個盛會，人聚齊了，月亮也不甘寂寞，偷偷地爬上天頂，把她的銀色的光彩，散佈給與會的每一個人。在這個時候，遊藝節目也

跟着開始，首先是劇專的團景會教授領導着表演團體遊戲，等遊戲稍盡的時候，又由成都華西大學校長方叔軒報告華西的教育近狀；從這裏大家又獲得了不少的中國西部的教育消息。這時銀河滿地，看着每人欣慰的面孔上，有的多添了一些凝思，這也許是教授們又想起了他們的責任。他們在想要如何實施教育，如何改進教育，要如何使這些成千上萬的學子們一批批地離開學校，能真正為社會，為全民造一些福利。有的想到他們親手培栽出來的這一般學子，假使真有一天

能改造社會，使社會真的能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話，那該是多麼值得欣慰啊！我常見多少教授，他們在凝思之後，現出了更深一層的笑容。最後，金大影音部帶來的影片「吳越春秋」開映，這又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片正開映，人越聚越多，附近的大人小孩們，也趕跑來一飽眼福，這時候的人已達到四百多；散完，時間已是十點多，大家都

在歡聲中散去，從睡夢裏來回味這盛大而愉快的團聚。

不願蟻民的死活，以致如此伏屍累。又有的以為可以請學校的昆蟲教授來研究解決這個問題，而同時又有以為昆蟲教授頂多只能予以各種可能的解釋，却不可能有確實有效的答覆。於是又有同學主張，要想了解螞蟻的問題，必得自己變作一個螞蟻去在蟻羣中一路生活去才行，更有的以為螞蟻要保持有人的一智慧「才行，否則與一般螞蟻一樣是不能對它們的問題有較好的了解的，又有的主張酒幾滴汽油燒了它們，使它們的戰爭有一個較快的結局。但有的以為這太殘忍，不贊成這麼做。

三盞夜了！

螞蟻為何而戰？

七月十八日一個炎熱的下午，在到飯廳的路上，有幾隻螞蟻在空地上進行扭打，嘶殺，米飯與麵包並沒有制止它們的戰爭，於是又有同學揣想，也許螞蟻也有一戀愛之爭，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兩個冤家家族一般，在演着像詩一般的流血故事，還有同學以為政治理想與信仰而作戰，也有同學以為大槓只是兩個國王在鬧着權力虛榮的爭鬥，

除了極少數的螞蟻搬運糧食之外，大多數的螞蟻却移在米飯與麵包屑旁的空地進行扭打，嘶殺，米飯與麵包並沒有制止它們的戰爭，於是又有同學揣想，也許螞蟻也有一戀愛之爭，像羅密歐與朱麗葉兩個冤家家族一般，在演着像詩一般的流血故事，還有同學以為政治理想與信仰而作戰，也有同學以為大槓只是兩個國王在鬧着權力虛榮的爭鬥，

要挽救這種危機，只有一反過去的自私自利主觀的心理，開明坦白，不欺詐不玩弄，從教育上表示國內民族的真正平等，准許邊校改制來挽回散失了的心。

原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國字第二八一號（正呈請主管官署變更登記中）

（上接第二版短評）

風雲險惡，其中關於民族，心理，地理種種因素固多，然而美國獨占資本的過度發展，並欲積極保障這種制度，確實為其中極重大的一個原因。美國的資本主義如果不發生本質上的轉變，如果更走上保守反動的進路，不僅不能挽救美國因獨占資本過度發展的經濟恐慌的命運，而世界人類亦將難免致真實的和平！

（上接十二版）

奠定一水不分離，猜忌的基礎，不僅可使各邊疆民族對祖國發生真誠的傾向和熱愛，而且這是進而奠定世界和平的橋樑。若

曹國卿 倪青原 余精一 脫離學原社啟事

鄙人等去年春季參加創辦南京學原社及編輯學原月刊現已出版至十二期茲因情勢變遷決定脫離該社自第二卷第一期起鄙人等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